

赫尔墨斯的摩吕与伊诺的头巾

王承教

摘要：《奥德赛》中的摩吕草是荷马史诗最受关注的几个诗学意象之一。既有的解释有两个极致，一是将摩吕草实证化，借用植物学和药理学知识，意图找到摩吕草在现实世界的对应物；二是采用寓意解经的方式，援引柏拉图的思想，在象征的意义上，使摩吕草指向哲学智慧。本文认为，过于实证主义的立场无助于理解神话意义上的诗歌意象，反而会破坏该意象的美学效果，而用柏拉图来理解荷马，则可能忽略了荷马史诗自身的时代特征。从摩吕情节的前后文来看，摩吕草可能只是史诗设计的一个意象，未必实有其物，诗人用这个意象作为现世生命的象征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摩吕草与伊诺在海上风暴时赠予奥德修斯用来保命的头巾作用一致。

关键词：奥德赛 摩吕 荷马史诗

一、关于摩吕的事实及可能的推论

《奥德赛》卷十中，为拯救那些被基尔克（Circe，也有人译为“刻尔克”）变成猪的伙伴，奥德修斯孤身犯险，前往基尔克的宫殿。神使赫尔墨斯半路拦下奥德修斯，警告他此行凶险，不仅救不了伙伴，还极可能会搭上他自己。但赫尔墨斯接着承诺说：

不过我可以解救你，让你摆脱这灾难。

我给你这奇特的药草，你带着它前往

基尔克的宅邸，它能帮助你抵御危难。

我详细告诉你基尔克的全部害人手法。
她会递给你饮料，在食物里和进魔药。
但她不可能把你迷住，因为我给你的
这株奇特的药草会生效。

——《奥德赛》10.285—291^①

接下来，史诗继续描述说：

弑阿尔戈斯的神一面说，一面从地上
拔起药草交给我，告诉我它的性质。
那药草根呈黑色，花的颜色如奶液，
神明们称这种草为摩吕，有死的凡人
很难挖到它，因为神明们无所不能。

——《奥德赛》10.302—306

上述关于摩吕的两段文字涵括以下若干事实及可能成立的相关推论：

表 1 摩吕草相关情节与对应的推论

基本事实		可能的推论	
一	“神明们称这种草为摩吕”，但凡人如何称呼，史诗未曾提及。	1	考虑到“有死的凡人很难挖到它”，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世人从未见过此草，也就未曾给它命过名。
二	“弑阿尔戈斯的神一面说，一面从地上拔起药草交给我”。	2	赫尔墨斯交给奥德修斯的那株摩吕草就长在奥德修斯面前的土地上，所以，在凡人活动的区域内确曾有摩吕生长。

① 相关情节参见〔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后文出自《奥德赛》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卷次和诗行数，不再另注。

续表

基本事实		可能的推论	
三	“有死的凡人很难挖到它，因为神明们无所不能。”	3.1	一种可能是，这种草生长的地方不容易挖掘，或者这种草的根系结构复杂，不易挖取。
		3.2	另一种可能是，凡人很难习得关于摩吕的知识，不知道它的“性质”和作用，也就不会去挖它。
		3.3	此处的“挖”未必指向“挖”这个动作，而是“获得”的意思，意指摩吕稀少，世人颇难发现，只有无所不能的神明才容易寻获。
四	基尔克的魔药“不可能把你迷住，因为我给你的这株奇特的药草会生效”。	4.1	这种草可以抵御基尔克的魔药的药力，所以，摩吕可能是一种解毒剂。
		4.2	或者作为一种天神赋予的象征物，摩吕可以像护身符一样起作用，确保凡俗生命的安全。
五	“弑阿尔戈斯的神一面说，一面从地上拔起药草交给我，告诉我它的性质。那药草根呈黑色，花的颜色如奶液。”	5.1	用“弑阿尔戈斯的”来修饰赫尔墨斯，强调的是赫尔墨斯诛杀百眼巨人阿尔戈斯时用到的计谋，赫尔墨斯交给奥德修斯摩吕象征奥德修斯获得了神的智谋。
		5.2	因为“性质(phusis)”即“自然(nature)”，告诉奥德修斯关于摩吕的性质，就是告诉他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就是哲学的知识，奥德修斯由此获得了哲学的知识。

上表所列的基本事实和可能的推论都不是穷尽性的，尤其是在推论方面，我只列出了我认为最合理的且比较直接的一些推论。但总起来看，长期来关于摩吕情节的注疏大体上都落在这个最基本的框架之内。寓意解释者大多看重第五事实项中的“性质(phusis)”一词。因为“性质”就是“自然(nature)”，故将其演绎向哲学知识、神和人的心智谋略等（即推论项 5.1 和 5.2），认为奥德修斯通过接受摩吕草，象征性地从诸神那里接受了哲学知识和无上的智谋。采用这种解释的

代表人物是伯纳德特,^①国内荷马研究领域与伯纳德特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则有黄群等人。^②

持实证主义立场的解释者^③则比较看重第三和第四事实项,但其解释基础则在于第一和第二事实项。基于第二事实项,我们可以确定世间必有摩吕;基于第一事实项,我们可以确定,“摩吕”只是诸神对这种药草的称呼,人世间则不一定称它为摩吕,^④因而完全可以是某X花或Y草。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相当的自由:凡符合故事情节所表明的摩吕的那些条件和形态者,都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摩吕。第三和第四事实项则是关键所在,从这两项事实出发,持实证主义立场的解释者们倾向于导向3.1和4.1两项推论。他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挖”这个动词,将“凡人很难挖到它”理解成:要么是这种草生长的地方不容易挖掘,要么是这种草的根系结构复杂,不易拔出和挖取。因为摩吕起到了保护奥德修斯、使之免于被基尔克的药草迷住的功效,故而从药理学意义上将摩吕理解成一种解毒剂。如此一来,如果某种植物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 生长地贫瘠硬实,比如多山石;

-
- ① [美]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程志敏译,黄薇薇、王芳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28—129页。[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绪论第2页)也将摩吕与哲学相关联,但其目的倒不是要来解释《奥德赛》中的摩吕。
- ② 黄群:《苏格拉底与摩吕草: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引荷马史诗考》,《哲学与文化月刊》,2013年第11期。
- ③ Jerry Stannard对摩吕的实证主义解释传统做了详实的总结。参见Jerry Stannard,“The Plant Called Moly”,*Osiris*, vol. 14 (1962), pp. 254-307。另可参G. Klimis,“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in Homer”, in S. A. Paipetic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omeric Epics* (Berlin: Springer, 2008), pp. 283-291。实证主义传统多援引植物学和药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有一些关于摩吕的文章甚至发表在医学类杂志上,比如Plaitakis A, Duvoisin RC, “Homer’s moly identified as *Galanthus nivalis* L.: physiologic antidote to stramonium poisoning”, *Clin Neuropharmacol* (1983 Mar) (1): 1-5。
- ④ Jenny Clay就曾撰文说,摩吕草白花黑根,但鉴于人类很难挖起来,所以,人类只知其地面上的白色花朵部分,故作为整个植株的摩吕必不为人类所知。因此,它只有诸神所给予的摩吕之名,人类不曾为其命名。参见Jenny Clay, “The Planktai and Moly: Divine Naming and Knowing in Homer”, *Hermes* (Jan. 1, 1972) (100), pp. 130-131。

2. 根系结构特殊，比如有较大的块茎，因而难以拔出；
3. 传统上可被用来解毒。

且形态上正好长有白色的花和黑色的根茎，又偏巧可以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发现，这样的植物就尤其可能成为赫尔墨斯的摩吕所指向的目标，被人们认为是《奥德赛》卷十中的摩吕草。传统上，先后被认作摩吕的植物有包括葱属和蒜属植物、三色堇、紫罗兰、芸香等好几十种，而其中比较著名的则有 *Peganum Harmala* L（骆驼蓬）和 *Withania somnifera* Dun（印度人参）等。

到目前为止，关于摩吕的这两类解释^①仅建基于上表中的少数几项可能的推论之上。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其他推论项存在。而且，较之上述两类常见解释所依据的推论项，那些未曾或较少被采用的推论项的可能性程度未必就较弱。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其他的推论项，建立起其他的关于摩吕的合理解释。

二、神话与事实

寓意解释者将摩吕看作哲学知识和心智与谋略的象征物，认为奥德修斯接过摩吕意味着他从天神那里获得了哲学知识，因而知道了应对基尔克魔法的手段，拥有了针对基尔克魔法的心智和谋略。但有两

① 这两类解释只是两个“极致”，介于二者之间的解释也有，最典型的是古希腊巫术的研究者们，他们大多会在巫术—哲学（自然科学）线索上考虑问题，John Scarborough 认为，“从荷马时代开始，各种观点——无论那些被描述为巫术的或宗教的还是理性的观点——的混杂就是希腊思想的特征……将关于草药和毒物的理性观点和非理性观点嫁接，其最初形态可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找到。”他们对草药在巫术中的运用的研究可支持实证主义的解释，而他们对草药背后关于神圣的自然世界的理性知识的探讨则可支持寓意解释者的观点（当然，在他们看来，可能仍然是非常实证性质的研究）。参见 John Scarborough, “The Pharmacology of Sacred Plants, Herbs, and Roots”, in Christopher A. Faraone and Dirk Obbink (Eds.), *Magika Hiera: Ancient Greek Magic &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38-174。另参 Derek Collins, *Magic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p. 27-63。

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赫尔墨斯交给奥德修斯摩吕及其“自然”的同时，也明确教给了奥德修斯对付基尔克的方法：

我详细告诉你基尔克的全部害人手法。

她会递给你饮料，在食物里和进魔药。

但她不可能把你迷住，因为我给你的
这株奇特的药草会生效。你再听我说：

当基尔克用她那根长魔杖驱赶你时，

你便从自己腿侧抽出锋利的佩剑，

向基尔克猛扑过去，好像要把她杀死。

她会屈服于你的威力，邀请你同寝，

这是你千万不要拒绝这神女的床榻，

好让她释放同伴，把你也招待一番；

但你要让她以常乐的神明起大誓，

免得她对你再谋划其他什么灾殃，

免得她利用你裸身加害，你无法抗拒。

——《奥德赛》10.289—301

很显然，并不是因为拥有了摩吕草，奥德修斯才有能力发明针对基尔克魔法的狡猾招数，这些手段都已经由赫尔墨斯提点得明明白白了。其二是，获得摩吕之后的奥德修斯并未比获得摩吕之前的奥德修斯更加聪明和富有谋略。相反，在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从来都心思缜密。他一直都是一个机智和多变的人。在试探佩涅洛佩及其他故人、用计屠杀求婚人之前，奥德修斯就已经是特洛伊木马的设计者，是夜袭雷索斯营帐的那个狡猾而凶残的战士。奥德修斯的残忍和狡诈是他在特洛伊战争中的表现所确认的，那个时候，赫尔墨斯还没有给过他

摩吕草。^①

另外，也许最重要的是，把摩吕解释为哲学智慧之象征的解释者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柏拉图对话。^②诚然，柏拉图在其哲学写作中，大量引用了荷马史诗的内容，我们确乎可以通过柏拉图引用荷马诗文的逻辑，来辨明柏拉图对这些诗文的理解，并因此见出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可能的解释。但必须注意的是，柏拉图作为哲学家，对荷马史诗的理解未必就是普通希腊人的理解方式。而且，柏拉图毕竟比荷马晚了数百年的时间。此数百年间，希腊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从初始阶段过渡到了希腊文明的黄金时期，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思想变化更是今非昔比。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式的分离肉体 and 灵魂、甚至将灵魂等同于思想、智慧和知识与记忆的作法，在荷马史诗的时代可能并不通行。^③因此，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解释极可能不具普遍性。最后，脱离原文逻辑，断章取义式地引用古诗文的做法并非罕有之事，中世纪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解释便是突出的例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对《诗经》的引用也是此类解释的绝佳案例。倘若说柏拉图的荷马解释可能是在这个逻辑下运作的，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

故此，否定其与奥德修斯的心智和谋略手段的提升的直接关联、仅将摩吕草的作用限定在针对基尔克混合在酒食里的魔药，可能是

① 后世作家，比如维吉尔、塞涅卡等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奥德修斯的残忍和狡诈时，所用的案例也都是特洛伊战争中的故事。可见，传统上来看，摩吕草并不是奥德修斯确立其“恶名”的起点。

② 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虽然致力于解读荷马史诗，但其副标题便是“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而黄群所著论文的目的则主要是解读柏拉图，荷马史诗大约只是一种参照。此类著作还可参 Zdravko Planinc, *Plato Through Homer: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Cosmological Dialogu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关于基尔克和摩吕情节相关的解释尤可见该书“Dessent”章第50页以下。

③ See Jan N. Bremm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fterlif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1-40; 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 *Reading 'Greek Death: To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5), pp.10-106; See also 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 “To die and enter the house of Hades: Homer, before and after”, in Joachim Whaley (eds.), *Mirrors of Mortal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1), pp.15-39.

比较合理和保险的作法。若硬要将摩吕草理解成智慧与谋略，则只能是在一个比较凿空的意义上来讲。但这样一来，摩吕就变成了一个与故事情节远相疏离的提示与象征，仅能为史诗增添些神秘色彩。但一个与整部史诗的故事情节不相关的摩吕情节未必是史诗所意欲追求的东西。

较之象征意义的解释，对摩吕的实证主义解释更加执着于具体而真实的事物。比如针对第二事实项的推论 2 就是这样：的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赫尔墨斯从奥德修斯面前的地上拔出摩吕草这个情节表明，摩吕为世间所产。但问题在于，在凡人面前出现的东西未必就一定为世间所有，毕竟，拔出摩吕草的赫尔墨斯并不是凡人，而是个天神。所以该情节可能只是神话故事的一个环节。某个神话人物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仙草，并不能在实证意义上表明，某地必然产有这种仙草。

接下来的 3.1 和 4.1 两项推论同样存在问题。“有死的凡人很难挖到它”，实证主义解释者将理解的重点放在“挖”这个动作上，以为“很难挖”说的是摩吕草生长的地方不容易挖掘，或者这种草的根系结构复杂，不易拔出和挖取。但设若有某种价值连城的植物存在，即便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即便其根系结构异常复杂，人们也必会想方设法去挖取。倘若根本不可能整株挖取，则人们也就不大可能将植株的完整无缺作为使用它的基本条件。相反，后面紧跟的“因为神明们无所不能”这句话反倒似乎揭示了“很难挖到”的真正含义。或许，这整句话要强调的正是神明们的容易与凡人们的艰难之间的对比。它所强调的是世人不易找到摩吕，而非挖掘这个动作。^① 神话传统中的故事向来如此：要寻获仙草不仅需要辛苦的劳作，更重要的则是天神所赋予的各种机缘巧

① W. B. Stanford 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之所以难以获取，可能只是不敢获取，并举曼陀罗根为例（据传在古代欧洲，不少人认为，把曼陀罗草从土地中拔出来的时候它会发出像人一样的号叫，或致人发疯死亡）。See W. B. Stanford, *Homer Odyssey I-XII*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3), pp.373-374.

合或者某种因果报偿，绝非寻常之人就能达成的寻常之事。^①

至于 4.1 项推论，在现代医学的意义上理解，确乎可以被看成是毒物与解毒剂之间的关系：摩吕草消除了基尔克掺在酒食中的药草的毒性。实证主义解释者们因此将确认范围圈定在传统上被用作解毒剂的那些植物上，并因而在药物学的意义上探究摩吕情节。进一步的推论甚至还会延伸到摩吕作为解毒剂如何被使用的问题。因为赫尔墨斯曾经指导奥德修斯说，“但你要让她以常乐的神明起大誓……免得她利用你裸身加害，你无法抗拒”，有实证主义者因此认为，既然奥德修斯褪去衣物就可能被基尔克加害，则表明褪去衣物的过程必然也是远离摩吕的过程。所以摩吕必然被奥德修斯带在身上，故宽衣解带之前必要基尔克发誓不会乘他裸身时加害于他。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奥德修斯被基尔克的侍女们沐浴时并未提到摩吕，显见摩吕草可能是口服或者是抹擦在身体上的。但无论如何，在神话传说中，某一神秘事物起作用的方式未必一定是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毒过程，它完全可以在神话和宗教的逻辑上运行，比如桃符、佛像、十字架等象征之物就可以起到降妖辟邪、确保现世安稳的作用。

综上所述，摩吕完全可以在神话的层面上起作用，它未必一定要在实证的意义上指向某种确切的植物，也未必一定要在象征的意义上指向奥德修斯的智慧和谋略。《奥德赛》中的摩吕可被看作是史诗作者在神话层面上的虚构：它是一种传说中的仙草，凡人很难发现，而天神却很容易就找到；天神将摩吕交给他所青睐的凡人，使他避开凶险，求得现世的安稳。

① 比如维吉尔笔下的金枝，伊阿宋需要获取的金羊毛，中国传统神话故事里用来救命的各种仙药（比如灵芝仙草），要获得这些东西都必须得到某些特别的际遇或机运，需要克服无数的困难，这大约是神话故事常用的模式。

三、变形与生死

摩吕草的作用是什么？或者，摩吕草使奥德修斯避免了什么凶险？

关于摩吕草的整个情节包含了很多细节，一直延续到奥德修斯的冥府之行。但其核心情节并不复杂：奥德修斯的伙伴喝下混合了魔药的酒食，被基尔克变成了猪。奥德修斯只身一人前去援救。半路上，赫尔墨斯拦住他，交给他一株摩吕，并教给他对付基尔克的法子。奥德修斯在基尔克的宫殿里饮下混了药物的酒食，但因为摩吕草的原因，并未被迷住。当基尔克挥动魔杖，^①要把奥德修斯也变成猪时，奥德修斯拔出剑来佯攻基尔克，基尔克被迫投降，放弃了将奥德修斯变成猪的行动。

虽然还有其他相续的情节，但直接与摩吕草相关联的内容并不多。这其中，最明显的对比就是，奥德修斯的伙伴因为不持有摩吕草被基尔克用变成了猪，但奥德修斯却因为持有摩吕草成功地避免了被基尔克变成猪。所以，摩吕草的关键作用就是可以避免被基尔克变成猪。那么，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被基尔克变成猪意味着什么。史诗说：

基尔克领他们进宅坐上便椅和宽椅，
为他们把奶酪、面饼和浅黄色的蜂蜜
与普拉姆涅酒混合，在食物里掺进
害人的药物，使他们迅速把故乡遗忘。
待他们饮用了她递给他们的饮料之后，
她使用魔杖拍打，把他们驱赶进猪栏。

^① W. B. Stanford 曾评注说，此处不应该理解为巫术中的魔杖，他认为，从整个文本来看，基尔克的行动完全依赖于她的魔药，而不是如巫师们那样借助魔杖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基尔克将人变成猪的过程看成是巫术。See W. B. Stanford, *Homer Odyssey I-XII*, pp.373-374.

他们立即变出了猪头、猪声音、猪毛
和猪的形体，但思想仍和先前一样。
他们被关闭起来，不断地流泪哭泣，
基尔克扔给他们一些橡实和山茱萸。
它们都是爬行于地面的猪好吃的食料。

——《奥德赛》10.233—243

倘若奥德修斯的那些伙伴虽然被变成了猪，拥有猪的形体，“但思想仍和先前一样”，我们就得设想这样的可能：由奥德修斯的伙伴变形而来的猪仍然拥有作人时的记忆和情感。如此一来，则整个故事讲述的似乎就是同一个灵魂先后住进不同形体的故事。^①但传说中的奥德修斯毕竟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而《奥德赛》也被认为创作于公元前800年左右，那个时候还没有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式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的说法，因而也没有可完全独立于肉体且拥有全部记忆和情感的灵魂存在。^②而且，接下来的诗行很快就带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基尔克立即走过大厅，
手握那根魔杖，打开猪圈的门扇，
赶出我那些变成九岁肥猪的同伴。
同伴们站在她面前，她走到他们中间，
给他们每人逐一涂抹另一种药物，
他们身上因神女基尔克原先施用的
害人魔药而长出的猪毛随即脱去。
同伴们立即变成人，并且比原先更年轻，

① 参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人关于灵魂与身体关系的相关叙述。比如，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厄尔神话中灵魂转世投胎的故事即是此类。

② See Jan N. Bremm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fterlife*, pp.11-40; 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 'Reading'Greek Death: *To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pp.10-106.

样子更加俊美，也显得更加壮健。
他们认出了我，个个把我的手握紧。
同伴们难忍悲恸，整座房屋发出
巨大的震响，神女本人也不禁动怜悯。

——《奥德赛》10.388—399

引文表明，只有这些同伴被重新变回人时，他们才认出了奥德修斯。这似乎是说，当他们还是猪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关于奥德修斯的记忆，因而认不出奥德修斯。但这样一来，前文所说的“思想还和原先一样”就没法儿落实。事实上，他们已经忘掉了奥德修斯，而忘掉奥德修斯就意味着这些人最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最日常的人类生活场景的记忆都已失去，思想与原先已然大不相同。面对这一矛盾，我们也许只能推论说，“思想还和原先一样”并不是说，他们仍然具有作为人的那种活跃的记忆和思考能力，而是指基尔克虽然直接地改变了他们的形体，但却并未直接地改变他们的思想。也就是说，基尔克的行动对象仅是肉体而非思想。人的思想突然间被猪的形体所拘禁，宛如一个人突然被强行关进一间令他很不舒服房子里，他只能在这间房子所给予的有限空间内活动。对被变成猪的这些伙伴们来说，他们的思想只能在猪的肉体所能提供的物理性的空间框架下运作，因此，形体的改变终将造成思想的变化。^①这或许是那些被变成猪的人们的思想感到痛苦，且无法像变形之前那样保持先前的记忆的原因。所以，只有当这些伙伴被重新变回人的时候，他们才能恢复作为人的思想，认出他们的领袖奥德修斯。

因此，从人的肉身变成猪的形体，不仅意味着人的肉身的终结和猪的肉身的新生（即便是直接被变成的是九岁的肥猪的模样，那也不

^① 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与质料间关系的论述可能更合适，“灵魂的属性和生物的自然质料不能分离，它们的本性即存在于质料之中”。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过是一种奇特的新生而已），还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人的思想的损害或消亡。因此，如果奥德修斯的肉身被变成了猪的肉身，则不仅意味着奥德修斯肉身的终结，也意味着其记忆和思想的一致性的损害和消亡，因此也就是奥德修斯灵魂的死亡。摩吕的存在避免了奥德修斯的肉身被变成猪的肉身以及由此而来的记忆和思想的消亡，则意味着摩吕避免了奥德修斯绝对的死亡。因此，摩吕避免人的肉身的变形就是避免人的此世生命的死亡。

与被变成猪的那些伙伴一样，《奥德赛》冥府中的魂灵同样是没有记忆的。基尔克将冥府中的魂灵分成两类，一类只包括忒瑞西阿斯一个人的魂灵，另一类则包括所有其他人的魂灵：

他（忒瑞西阿斯）素有的丰富智慧至今依然如故，
佩尔塞福涅让他死后仍保持着智慧，
能够思考，其他人则成为飘忽的魂影。

——《奥德赛》10.491—495

在冥府中，只有忒瑞西阿斯魂灵保留着智慧，能思考，其他人都只是没有智慧不能思考的飘忽的魂影。因此，当奥德修斯去到冥府时，也只有忒瑞西阿斯一个人魂灵立即认出了奥德修斯，^①而其他的魂灵，包括他母亲的魂灵，却只有在靠近牲血之后，才可以认出奥德修斯。史诗似乎生怕读者忽视了这一点，特意让奥德修斯严肃地追问此事，然后再安排忒瑞西阿斯给出权威的解答。他们的对话如下所示：

忒瑞西阿斯，定是神明们安排这一切。
现在请你告诉我，要说真话不隐瞒。
我现在看见我的故去的母亲的魂灵，

^① “认出”意味着记忆和知识在起作用，记忆和知识在冥府空间的延续表明，此世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延续。参见〔古希腊〕荷马：《奥德赛》11.90，王焕生译，第197页。

她在那里默然端坐，不举目正视
自己的儿子，也不和自己的儿子说话。
老人啊，请告诉我，怎样才能使他认出我？

……

这很容易回答，我向你说明原因。
不管是哪位故去的死者，你只要让他
接近牲血，他都会对你把实话言明。
如果你挡住他接近，他便会返身退隐。

——《奥德赛》11.139—149

魂灵们通过靠近牲血恢复记忆因而认出奥德修斯，被变成猪的伙伴通过重新获得人的肉身恢复记忆因而认出奥德修斯，此二者共同标志出这样一个时刻：因失去记忆无法保证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人际关联的时刻。魂灵们失去记忆的时刻是死亡的时刻，奥德修斯的伙伴们失去记忆的时刻是被基尔克变成猪的时刻。因为失去记忆这个共同的中介，被基尔克变成猪与死亡二者成了等价物，因而从另一个方面确证：奥德修斯被变成猪就是奥德修斯死亡。而摩吕成功地阻止了奥德修斯被变成猪的可能，也就是避免了奥德修斯肉体的死亡。鉴于肉体死亡必然带来的记忆的消亡，因而摩吕也避免了奥德修斯这个人的死亡。

综上所述，摩吕就是此世生命的保证，或者至少在神话学的意义上，是此世生命的象征物。

四、摩吕与伊诺的头巾

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神话性质的象征物，在面对基尔克的危险时刻，摩吕被特别地提了出来，以保全奥德修斯此世的生命。这不仅与摩吕情节所在的《奥德赛》第十卷，也与整部史诗看重此世生命的一贯倾向一致。

在摩吕的保护下，奥德修斯成功地避免了被基尔克变成猪，因而保全了此世的肉体生命。《奥德赛》卷十的其他内容也都特别地指向此世的肉体生命的特征，比如奥德修斯跟基尔克同床共枕；伙伴们被变回人形重获肉体生命后的激动、恸哭和叹息；接下来整整一年里他们每天都“围坐着尽情享受用丰盛的肉肴和甜酒”；奥德修斯得知需要前往冥府时的伤心欲绝、震颤心碎等等。这些内容都无不直接与肉体生命相关。而且，不仅卷十，《奥德赛》整部史诗的内容也充分表达了史诗英雄对此世的肉体生命的看重。神样的奥德修斯甚至为了回到妻子佩涅洛佩的身边，恢复平凡的此世生活，不惜拒绝所有可能摆脱凡俗生命的机会。

奥德修斯对凡俗的肉体生命充满了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航行也是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尤其是对轻易向死亡投降的胜利”。^① 奥德修斯有无数死去甚至自杀而死的机会和动机，但他最终都“决定忍耐，继续活在世上”。^② 而摩吕草不过是他面临被基尔克变成猪这一危机时，史诗作者给予的一个神话符号，这个符号保证了奥德修斯此世的肉体生命的安稳，是他继续活在这世上的一个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摩吕草的作用与伊诺的头巾一样：当奥德修斯选择此世生活，离开卡吕普索重新驶入大海，却不幸遭遇海上风暴，行将溺毙时，卡德摩斯的女儿伊诺怜悯他受灾受难，对他说：

你接住我这方头巾，把它铺在胸下，
它具有神力，便不用害怕灾难和死亡。
在你的双手终于触及陆地以后，
你便把头巾拿开，抛进酒色的海水，

① [美]查尔斯·西格尔：《〈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与诸神》，程志敏、杜佳译，语见第三章“费埃克斯人与奥德修斯的归返之二：死亡与新生”之“陆地与海洋”节，译文未刊。

② 详见荷马《奥德赛》10.50—54，原文如下：“我立即惊醒，勇敢的心灵反复思索，是纵身离开船只，跃进海里淹死，还是默默地忍耐，继续活在世上。我决定忍耐活下去，掩面躺在船里。”

要抛得远离陆地，你自己转身离去。

——《奥德赛》5.346—350

和摩吕一样，这救命的头巾同样来自神仙，但它显然不会指向与头相关的思想和智慧，倒反而更像是一根救人于水波的稻草。我们也大可不必执着于去求证头巾的质料和形式，以搞清楚它何以竟然能浮起奥德修斯的沉重肉身。但作为史诗的内容，在这艰难的时刻，的确需要某种与超自然力量相关的神秘事物。于是，史诗安排了一个叫作伊诺的仙女，如“一只海鸥飞翔，浮出海面”，送给奥德修斯一方头巾，这头巾“具有神力”，拥有者“不用害怕灾难和死亡”。而摩吕，在某种意义上，恰如这美足的伊诺的头巾，是现世生活安稳的保证与象征，拥有它的人不会被基尔克变成猪，因而也“不用害怕灾难与死亡”，足以牢牢地把握住此世的生活。

伊诺的头巾和赫尔墨斯的摩吕固然是避免死亡的机关，但却不是要鼓励英雄们一味地逃避死亡。荷马笔下的英雄们心里明白，神人迥异，作为凡人，他们终究难免一死。而高贵地接受死亡，也是英雄气概的重要表现。^①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想象，荷马笔下的英雄会如西塞罗笔下的小斯基皮奥和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一样，对现世生命的意义本身提出异议：小斯基皮奥追问父亲，为何自己不抛弃此世生活，尽早去往为高贵灵魂准备的月上世界；埃涅阿斯则质疑转世投胎的灵魂，认为他们如此地向往此世生活，简直是愚蠢至极。^②小斯基皮奥和埃涅阿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质疑，正是因为某种“智慧”或“哲学”

① 甚至很多英雄确知死亡来临时甚至放弃战斗，消极而平静地接受死亡。加斯帕·格里芬说：“赫克托耳的阵亡是此类描述中最有力量的，他意识到‘众神已召唤我赴死……而现在命运已攫住了我’，于是决意在战斗中死去。”〔英〕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张巍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3—94页。

② 王承教：《艰难的旅程：〈埃涅阿斯纪〉卷六义疏》，《国外文学》，2012年第3期，第68—75页。另参见王承教：《维吉尔的灵魂转世说及其哲学意义》，《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第43—51页。

的后果。为了解决现世生活的苦难所带来的生命意义的难题，一些聪明的人设计了死后生活的报偿，但却忽略了人们为追求死后的报偿而断然抛弃现世生命的可能。为了补救这种可能，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在承认死后生活是更本质存在的前提下，费尽心力地去证明此世生活的意义。^①

奥德修斯的世界还不懂得这样聪明的设计。在奥德修斯的冥府中，此世生活的惨痛还左右着这些英名远播的伟大英雄们。阿基里斯的奖赏——“威武地统治着众亡灵”——应还不是系统性的设计，更多的倒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推演：此世最强有力的英雄即便去到冥府，也当是最强有力的魂灵。尤其是奥德修斯的一番恭维之后，“最好的”希腊人阿基里斯甚至如此回应说：

光辉的奥德修斯，请不要安慰我亡故。
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
纵然他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难，
也不想统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灵。

——《奥德赛》11.488—491

原来，对荷马史诗里的英雄来说，世间永恒的英名、冥府的报偿，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如充满苦难但却真切的此世生命！直面此世的生活，坦然接受此世的生命，似乎才是荷马笔下英雄的基本特征。因此，作为现世生命的神话式的保护装置，赫尔墨斯的摩吕与伊诺的头巾不应该是避世的手段和巧思，它们满满地承载着对此世生活的敬重、希望与勇气。

^① 王承教：《艰难的旅程：〈埃涅阿斯纪〉卷六义疏》，《国外文学》，2012年第3期，第68—75页。
另参见王承教：《维吉尔的灵魂转世说及其哲学意义》，《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第43—51页。